

## 陸象山的心事

青年的詩觀，該是怎樣的？  
也許詞語是猛虎，嗯，猛虎  
很清楚狩獵，能針對比自己弱小的意義  
靈巧且專心，富有活力  
善於吞噬，卻又容易迷失  
迷失在眼前，或迷失在眼前的道理

那麼詩人就得是身負武藝的縛虎者  
活在這座年輕的書院，我期盼着  
我的靈魂，有足够的厚重與耐性  
無論專注技藝，還是關乎美德  
經世的心常敦促我保持世俗的權力  
（權力是目中無人的真空）

可我並非是個善於傾吐心事的人  
無論是失意，還是失去的恐懼  
舌頭不敏，道不出情緒的尖銳  
我為此失落，就更專心於注經  
深信祇有讀書能獲得匹敵詩歌的衰老  
（意義也是對抗虛無的引力）我痴迷，我又遲疑

注釋意味着虛構，直到我寫下：  
「整個宇宙都在分享同一種情感」  
我才明白（嗯，明白也是一種回歸）：  
「宇宙是可以覆蓋一切的詞語」  
回歸隱喻，禿筆沾染了濕潤與茂密，  
有樹蔭與潮水，白描才能變得圓潤

如此寫詩，必須要學會洞悟時代的屈辱

學會在生活的艱難中求存，我瞬間讀懂了  
杜詩的易學，以及他的難成。我深明  
詩是慎獨的學問，往後學問做得越深  
真理就越少，直到詩中祇餘下  
嚴苛的法度迫使我能讀到一種絕對

鬆開拳頭，才能夠縱虎歸山，  
讓排列的詞語通通獨立成極權的宇宙  
「我是能駕馭漢語的獨裁詩人」  
從此用一刻相信，再用一輩子護持  
大師掌心中恆常流行的天體，能寫出  
一句宇宙的心事，這一切便盡是我